

卷第四百二十四 龍七

閻浮龍 吳山人 白將軍 溫媪 柳子華 斑石 張公洞 五台山池 張老 費雞師

汾水老姥 李宣 濛陽湫 鹽井龍 尹皓

閻浮龍

龍在閻浮提者五十七億。龍於翟陀尼不降濁水。西洲人食濁則夭。單越人惡冷風，龍不發冷。於弗姿提洲，不作雷聲，不起電光。東洲惡之也。其雷聲，兜率天作歌頌音，閻浮提作海潮音。其雨，兜率天上雨摩尼，獲世城雨美膳。海中注雨不絕如連。阿修中雨羅丘伏，（《西陽雜俎》三「阿修中雨羅丘伏」句作「阿修羅中雨兵仗」，此有倒訛）閻浮提中雨清浮水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吳山人

隴州吳山縣，有一人乘白馬夜行，凡縣人皆夢之。語曰：「我欲移居，暫假爾牛。」言訖即過。其夕，數百家牛，及明，皆被體汗流如水。於縣南山曲出一湫，方圓百餘步。裡人以此湫因牛而遷，謂之「特牛湫」也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白將軍

僧元可言，近傳有白將軍者嘗於曲江洗馬，馬忽跳出驚走。前足有物，色白如衣帶，縈繞數匝，遽令解之。血流數升。白異之，遂封紙帖中，藏於衣箱。一日，送客至滄水，出示諸客。客曰：「盍以水試之？」白以劍畫地成竅，置蟲於中，沃盥其上。少頃，蟲蠕而長，竅中泉湧。倏忽自盤若一席，有黑氣如香煙，徑出簷外。眾懼曰：「必龍也。」遂急歸。未數里，風雨驟至，大震數聲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溫媪

溫媪者，即康州悅城縣孀婦也，績布為業。嘗於野岸拾菜，見沙草中有五卵，遂收歸，置績筐中。不數日，忽見五小蛇，殼一斑四青。遂送於江次，固無意望報也。媪常濯浣於江邊。忽一日，見魚在水跳躍，戲於媪前。自爾為常，漸有知者。鄉里咸為龍之母，敬而事之，或詢以災福。亦言多徵應。自是媪亦漸豐足。朝廷知之，遣使徵入京師。至全義嶺，有疾，卻返悅城而卒。鄉里共葬之江東岸。忽一夕，天地晦暝，風雨隨作。及明，移其塚於西，而草木悉於西岸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柳子華

柳子華，唐時為城都令。一旦方午，忽有犢車一乘，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。使一介告柳云：「龍女且來矣。」俄而下車，左右扶衛升階，與子華相見。云：「宿命與君合為匹偶。」因止。命酒樂極歡，成禮而去。自是往復為常，遠近咸知之。子華罷秩，不知所之。俗云：「入龍宮，得水仙矣。」（原闕出處，明抄本作「出《劇談錄》」）

斑石

京邑有一士子，因山行，拾得一石子。青赤斑斕，大如雞子。甚異之。置巾箱中五六年。因與嬰兒弄，遂失之。數日，晝忽風雨暝晦，庭前樹下，降水不絕如瀑布狀。人咸異其故。風雨息，樹下忽見此石已破，中如雞卵出殼焉。乃知為龍子也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張公洞

義興縣山水秀絕，張公洞尤奇麗。裡人云，張道陵修行之所也。中有洞壑，眾未敢入。土氓姚生習道，挈杖瓶火，負囊以入。約行數百步，漸漸明朗，雲樹依稀。近通步武，又十餘里，見二道士對弈。曰：「何人？焉得來此？」具言始末。曰：「大志之士也。」姚生餒甚，因求食。旁有青泥數鬥（「鬥」原作「十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道士指曰：「可食此。」試探咀嚼，覺芳馨，食之遂飽。道士曰：「爾可去，慎勿語世人。」再拜而返，密懷其餘。以訪市肆，偶胡賈見。驚曰：「此龍食也。何方而得？」乃述其事。俱往尋之，但黑巨穴，不復有路。青泥出外，已硬如石，不可復食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五台山池

五台北台下有龍池約二畝有餘。佛經云，禁五百毒龍之所，每至亭午，昏霧暫開，比丘及淨行居士方可一睹。比丘尼及女子近，即雷電風雨時大作。如近池，必為毒氣所吸，逡巡而沒。（出《傳奇》，明抄本作「出《傳載》」）

張老

荆湘有僧寺背山近水，水中有龍。時或雷風大作，損壞樹木。寺中有禪鍾張老者，術士也。而僧不知。張老惡此龍損物，欲禁殺之，密為法。此龍已知，化為人，潛告僧曰：「某實龍也，住此水多年。或因出，風雨損物，為張老所禁，性命危急，非和尚救之不可。倘救其命，奉一寶珠，以伸報答。某即移於別處。」僧諾之。夜喚張老，求釋之。張老曰：「和尚莫受此龍獻珠否？此龍甚窮，唯有此珠，性又吝惡。今若受珠，他時悔無及。」僧不之信。曰：「君但為我放之。」張老不得已，乃放。龍夜後送珠於僧，而移出潭水。張老亦辭僧去。後數日，忽大雷雨，壞此僧舍，奪其珠。果如張老之言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費雞師

蜀川有一費雞師者，善知將來之事，而亦能為人禳救。多在邛州。蜀人皆神之。時有一僧言，往者雙流縣保唐寺，寺有張二師者，因巡行僧房，見有空院，將欲住持，率家人掃灑之際，於柱上得一小瓶子。二師觀之，見一蛇在瓶內。覆瓶出之，約長一尺，文采斑駁，五色備具。以杖觸之，隨手而長。眾悉驚異。二師令一物挾之，送於寺外。當攜掇之際，隨觸隨大，以至丈餘，如屋椽矣。二人擔之方舉，送者愈懼，觀者隨而益多。距寺約二三里，所在撼動之時，增長不已。眾益懼，遂擊傷，至於死。明日，此寺院中有虹蜺，亭午時下寺中。僧有事至臨邛，見雞師說之。雞師曰：「殺龍女矣！張二師與汝寺之僧徒。皆當死乎！」後卒如其言。他應驗不可勝記。竟不知是何（「何」字原闕。據陳校本補）術。韋絢長足為杜元穎從事，其弟妹皆識費師。於京中已悉知有此事。自到，即詢訪雞師之術。凡有病者來告，雞師發即抱一雞而往。及其門，乃持咒其雞，令人內，抵病者之所。雞入而死，病者差。雞出則病者不起矣。時人遂號為「費雞師」。又以石子置病者腹上，作法結印，其石子斷者，其人亦不起也。又能書符，先焚符為灰，和湯水，與人吞之，俄復吐出，其符宛然如不燒。又云，城南建昌橋下，其南岸先有龍窟，歲常損人。至右運馬兩湖，亦有龍窟。其窟

當韋皋時，前後運石，凡幾萬數。頃之，石復失焉。後命道士投簡於內，以土築之，方滿。自此之後，龍窟移於建昌寺佛殿下，與西廊龍井通焉。而建昌橋下，往往損人而不甚也。詢問吏卒，往時人馬溺於其間，良久屍浮皆白，其血被吮吸已盡，而屍乃出焉。（出《戎幕閒談》）

汾水老姥

汾水邊有一老姥獲一赤鯉，顏色異常，不與眾魚同。既攜歸，老姥憐惜，且奇之。鑿一小池，汲水養之。經月餘後，忽見雲霧興起，其赤鯉即騰躍，逡巡之間，乃漸升霄漢，其水池即竭。至夜，又復來如故。人見之者甚驚訝，以為妖怪。老姥恐為禍，頗追悔焉。遂親至小池邊禱祝曰：「我本惜爾命，容爾生，反欲禍我耶？」言才絕，其赤鯉躍起，雲從風至，即入汾水。唯空中遺下一珠，如彈丸，光晶射人。其老姥得之，眾人不取。後五年，老姥長子患風，病漸篤，醫莫能療，老姥甚傷。忽意取是珠，以召良醫。其珠忽化為一丸丹。老姥曰：「此赤鯉遺我，以救我子，答我之惠也。」遂與子服之，其病尋愈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

李宣

李宣宰陽縣，縣左有潭，傳有龍居，而鱗物尤美。李之子愷學，愛釣術，日住潭上。一旦龍見，滿潭火發，如舒錦被。李子褫魄，委竿而走。蓋釣術多以煎燕為餌，果發龍之嗜慾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濛陽湫

彭州濛陽縣界，地名清流，有一湫。鄉俗云，此湫龍與西山慈母池龍為昏，每歲一會。新繁人王睿乃博物者，多所辨正。嘗鄙之。（「嘗鄙之」原作「當鄙」，據《北夢瑣言》〔雲自在龕叢書本〕改）秋雨後經過此湫，乃遇西邊雷雨冥晦，狂風拔樹。王睿繫馬障樹而避。須臾，雷電之勢，止於湫上，倏然而霽，天無纖云。詰彼居人，正符前說也。雲安縣西有小湯溪。土俗云，此溪龍與雲安溪龍為親。此乃不經之談也。或一日，風雷自小湯溪，循蜀江中而下（「下」原作「不」，據陳校本改），至雲安縣。雲物回薄，入溪中，疾電狂霆誠可畏。有柳毅洞庭之事，與此相符。小湯之事自目睹。（明抄本作「出《北夢瑣言》」）

鹽井龍

王蜀時。夔州大昌鹽井水中往往有龍，或白或黃，鱗鬣光明。攪之不動，唯沮（「沮」原作「祖」，據《北夢瑣言》改）沫而已。彼人不以為異。近者秭歸永濟井鹵槽，亦有龍蟠，與大昌者無異。識者曰：「龍之為靈瑞也，負圖以昇天，今乃見於鹵中，豈能雲行雨施乎？」雲安縣漢成宮絕頂，有天池深七八丈。其中有物如蜥蜴，長咫尺，五色備具，躍於水面，象小龍也。有高遇者為刺史，詣宮設醮，忽浮出。或問監官李德符曰：「是何祥也？」符曰：「某自生長於此，且未常見漢成池中之物。高既無善政，諂佛佞神，亦已至矣。安可定其是非也？」夷陵清江有狼山潭，其中有龍。土豪李務求禱而事之。往見錦（「江有狼山潭」至「往見錦」二十一字原闕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補）衾覆水，或浮出大木，橫塞水面，號為龍巢。遂州高棟溪潭，每歲龍見，一如狼山之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尹皓

朱梁尹皓鎮華州。夏將半，出城巡警。時蒲雍各有兵戈相持故也。因下馬，於荒地中得一物如石，又如卵。其色青黑，光滑可愛。命左右收之。又行三二十里，見村院佛堂（「堂」字原闕，據明抄本補）。遂置於像前。其夜雷霆大震，猛雨如注，天火燒佛堂，而不損佛像。蓋龍卵也。院外柳樹數百株，皆倒植之。其卵已失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